

诗 绪

致夏天

□ 杨军

你就这样漫过我的高铁
路过我的窗前,宛若月光
爬上我的眼睑

我就这样幸福着你的和谐
坐上复兴号的梦幻翅膀
眺望你的身影
恰如轨道旁那一棵开花的树

夏天啊,你是
披着盛装的唐诗宋词,用
雷暴雨打湿我对故乡的思念
宛若断桥烟雨
宛若七月淬火赤红的容颜

夏天啊,我是
明媚中虔诚的倾听者,倾听
你的话语,恰如倾听夜莺
倾听一声蝉鸣
那是谁拨动的琴弦那般悠扬
那般婉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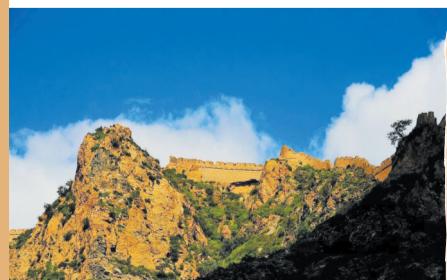
也许,我还
应该舀一勺夏夜银辉
掬一碗夏雨
拌进高铁碾过石砟的协奏曲
浅酌,或者醉去

紫塞长城

□ 黑牙

土壤是紫色的
草叶、柠条是紫色的
一往无前的阳光是紫色的
因此,在黄昏时分
这些缄默的城墙
会裸露出紫色的肌肉和骨骼
裸露出一道道
风雨不能抹平的
紫色的疤痕

我相信这些紫色
并非岁月的锈迹
并非泻落的晚霞
甚至也同遥远的撕杀声无关
这些犹如风铃草般
漫溢在大地上的紫色
是时间重新愈合的痕迹
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
却是改写了一段历史的
一卷散落的帛书



酒盏茶瓯伴归田

□ 蜀水巴人

有宋一代,欧阳修都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。

论政,他为官一直做到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太子少师;论文,他诗词散文卓然一家,堪为一代文宗;论史,他修订《新唐书》,自撰《新五代史》;论慧眼识才,他拔擢了苏轼、苏辙、章惇、曾巩、曾布、张载、程颢……

然而,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开始,欧阳修就多次请求“归田”,辞归一直断续了五六年,才得遂所愿。泛舟颍州西湖,欧阳修一派怡然——“玉盏催传,稳泛平波任醉眠”;也不免孤寂——“笙歌散尽游人去,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,双燕归来细雨中”……剩下的,惟有酒盏茶瓯。

有宋一代,欧阳修都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。论政,他为官一直做到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太子少师;论文,他诗词散文卓然一家,堪为一代文宗;论史,他修订《新唐书》,自撰《新五代史》;论慧眼识才,嘉祐二年(1057年)他任礼部贡举主考官,拔擢了光耀千古的“龙虎榜”:苏轼、苏辙、章惇、曾巩、曾布、张载、程颢、吕惠卿……一榜新进士,齐聚欧门,成为大宋文坛政坛耀眼的明星。

宋神宗熙宁四年,六十五岁的欧阳修终于获准致仕,退居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。仅仅一年之后,欧阳修便溘然长逝。此前,在等待皇帝批准退休的“在岗”岁月里,欧阳修已经开始写作《归田录》。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?”陶渊明曾经的感叹击中了欧阳修的心扉,心有戚戚焉,“归田录”用作书名,倒是可以看作时隔六百多年,欧阳修对于陶渊明的某种致敬。

诗酒流连曾经是欧阳修入仕之后的常态。叶梦得记录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夜宴,乘兴挥毫:“把酒祝东风,且共从容……今年花胜去年红,可惜明年花更好,知与谁同。”寥寥数语,醉态、狂态均具。苏轼说自己的老师很有酒量,“盛年时可以酣饮百盏”,与酒友梅圣俞一样的量。但是,欧公不敢招惹张安道,此人和刘潜石曼卿一样,只要端起酒杯,只管痛饮,没底。果然如苏轼所言,在《归田录》中,欧阳修如实记录了自己去梅圣俞家里“蹭酒”。“余或至其家,饮酒甚醇,非常人家所有。”欧阳修追着老友梅圣俞刨根问底,却原来,梅家的酒是皇亲送的!而皇家亲贵中有喜欢梅圣俞诗的,居然肯出数千钱购得一篇。尽管如此大才,梅圣俞终其一生却觅不得一个馆职。写喝酒,写酒友,其实是在为梅圣俞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。

宋代士人诗文可以变现,书法作品同样也可以换钱。苏轼有一个朋友叫韩宗儒,此人贪嘴无度,而囊中空瘪。当时羊肉是贵族食品,想吃没钱怎么办?这难不倒韩宗儒——他隔三差五就去找苏轼,请求苏公给写一幅字儿。拿到书帖,墨迹未干,立马就去“换羊肉十数斤”。后来,黄庭坚把韩宗儒的小把戏告诉了苏轼,苏大笑,决心戏弄一下韩宗儒。等到韩又来求字时,苏轼传话“本官今日断屠”。可见,梅圣俞诗,苏轼的字,在当时那是可以当做“硬通货”来流通的。

在《归田录》中,欧阳修多次写到了茶。他写腊茶产地,写草茶产地,写团茶的制作。尤其详细记录了蔡襄制作贡茶“小团”,“其品绝精,凡二



十饼重一斤,其价直金二两。”形状,“缕金花于其上”;难得,“中书、枢密院各赐一饼,四人分之”。身为枢密副使,欧阳修也分得四分之一饼小团——这个源于亲历的记录,对于宋代团茶的流变发展,极具史料价值。

作为宋廷高官,《归田录》里有相当一部分,是欧阳修日常的官场所历见闻,因而,《归田录》倒是可以看作北宋“老干部回忆录”。写北宋西昆体诗歌代表杨大年,每当要写文章时,就和一帮子门人下棋喝酒赌博。杨大年一边“语笑喧哗”,一边刷刷点点,飞笔记下一个个小字条,再让手下照条誊录。一时间,只见手下人忙得赛似陀螺,而数千言文章即在杨大年的“嬉闹”之中写成。写寇准办公之余突然想起一联,“水底日为天上日”,寻思下联不得。正此时,杨大年前来汇报工作,寇准让杨先“对了对子”再说。杨大年真是急智,立马对出“眼中人是面前人”。对此,欧阳修评价为“的对”。这一桥段,应该是北宋宰相府里的“办公室故事”。“朝廷之遗事,史官之所不记,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,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”,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的自序,标榜只是一部闲书。可是,字里行间,哪里又是闲书!

至于书中《卖油翁》这个故事,人们耳熟能详。故事主人公陈尧咨,实有其人,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状元,文人掌军,先后担任过数地节度使。也许,在欧阳修看来,无论为政为文为武,统统不过是“惟手熟耳”。

欧阳修早年丧父,其母用荻杆(芦杆作笔)教他读书写字,留下了画荻教子的佳话。步入仕途之后,因“庆历新政”等缘故,屡遭政敌攻击。曾经弄得满城风雨的“盗甥案”,令欧阳修身心俱疲。“人生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——官场的险恶,逼得欧阳修终究做成了一个“醉翁”。

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开始,欧阳修就多次请求“归田”,辞归一直断续了五六年,才得遂所愿。泛舟颍州西湖,欧阳修一派怡然——“玉盏催传,稳泛平波任醉眠”;也不免孤寂——“笙歌散尽游人去,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,双燕归来细雨中”……剩下的,惟有酒盏茶瓯。

后人评价他致仕,“前辈挂冠后,能从容自适,未有若此者”——“曾是洛阳花下客,野芳虽晚不须嗟”——繁华远去,归田恬然,只有到了这个境界,大约才能见出人的真性情。



夏赏牵牛

□ 孙克艳

马路边那片荒地上的牵牛花又开了,青翠的藤蔓攀着周遭的树木和杂草,于荒芜中绽放成绚丽的画卷:有娇媚的粉色,有纯粹的白色,有忧郁的蓝色,有艳丽的红色……

这片荒地上的牵牛花,总是从初夏开到深秋。虽无人打理,却遵从时令,开得率性而喧闹,不畏风雨,不畏他人的目光;一年又一年,像是遵守某个约定,执着地坚守着足下的土地。为那片繁杂的荒地增色,并绚烂了路人的眼眸。

凝望那片流溢的风景,那些青翠的枝蔓上擎起的多彩喇叭,让人心生喜悦与昂扬,觉得一天都是愉悦的。

人说:“秋赏菊,冬扶梅,春种海棠,夏养牵牛。”因而,于骄阳似火的夏日里,看着那一片片、一簇簇繁盛蓬勃的牵牛花,当真是件欣慰的事。

牵牛花,是最普通的花。寻常巷陌,田间地头,篱笆墙上,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从炎炎夏日,到清爽深秋,它们斑斓的色彩,朴实的花朵,错落有致,总是蔓延成一幅生动的风景。

在乡下,似乎没有人特意去栽种牵牛花。大约是因为那喇叭一样的花儿,说不上稀奇,更谈不上尊贵吧。田地里,菜园旁,水沟边,杂草从中,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姿。不知是谁在那里洒下了它们的种子,也许是风,也许是雨,也许是鸟儿……只要一场春雨,牵牛花就破土萌芽了,不娇贵,不矫情,就像它深深扎根的土地一样朴实。心形的叶片,婀娜的藤蔓,是它未开花时的模样,在绿色的海洋中,毫不起眼。但它若连成一片绿色的海,密织成一面碧色的墙,便让人心生欢喜,只想在暑气浓烈的夏日里,一头扎进那片葱茏的绿意里。

等到一开花,各样色彩的牵牛花,像一朵朵被吹响的小喇叭,欢欣鼓舞地吹奏起生命的赞歌,纵意而张扬,尽情地释放它的美丽和芳香。每一朵花都在欢歌,每一朵花都在尽享那短暂的灿烂。你来或不来,你见或不见,它都要开放,分秒必争,不肯错过花期的一时一刻。接连绽放的牵牛花,一朵又一朵,是欢歌的连续,也是生命的绵延。

我想,那一面面绿色的旗帜,那一扇扇绿色的墙壁,那一汪汪绿色的瀑布,和点缀于其上的妍丽的牵牛花,一定在无声地呐喊:开得再灿烂一些吧,开得再明媚一些吧!只有如此,才不辜负一年的等待,才不枉走这一遭。于是,等到太阳偏转,不久前还在怒放的小喇叭们,便悄悄地收敛闭合,毫不眷恋地谢下枝头,为下一次开放积蓄能量。

这样的花儿,谁不喜欢呢?这样的姿态,谁不欣赏呢?遵从自然的规律,遵循生命的乐章,既有沉寂的期待,又有靓丽的绽放,还有从容的谢幕。如此,便是圆满。

小小的牵牛花,不仅带给我们异样的景致和欢愉,还引人深思,关于生命,关于时光,关于气度。